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平

銑曰史記云屈原字平仕楚爲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訢乃作離

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飈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餘同銑注

帝高陽之苗裔兮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裔逸曰苗裔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

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承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胤末之朕皇考曰伯庸

濟曰朕我也屈原自稱也古人質子孫恩深而義厚也與君同稱朕皇美也父死後稱之

曰考伯庸原父名

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攝提貞

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攝提貞

于孟陬兮

良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貞正也于與於同正月為陬逸本注同

惟庚寅吾以降

向曰庚寅曰辰也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母之體是得陰陽中正之氣逸曰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己以太歲在寅

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

皇鑒揆余

逸本有于字

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銑曰皇考揆度肇始錫賜嘉善也言我父鑒度我初生之法度皆合天地中正始賜我善名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己美父

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翰曰禮始



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  
日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逸曰正平也則法  
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  
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  
父思善應而名字之紛吾既有此內美又重之以脩能

美謂忠貞也脩遠也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遠能逸曰紛盛貌  
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

離與辟芷兮良曰扈披也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芷幽而香逸曰扈  
披也楚人名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也辟為幽也芷幽而

香紉逸本作秋蘭以為佩汨于余若將不及兮良曰紉結也  
細字秋蘭以為佩汨筆于余若將不及兮

香佩飾也言已脩身清絜披香草以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  
不及也逸曰細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已脩身清絜乃

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細索秋蘭以為佩飾恐年歲之不吾與銑曰恐  
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汨去賴疾若水流也

與我相待而年老不得輔於君也逸曰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  
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

之木蘭兮夕擘洲之宿莽地也草經冬不死曰莽言朝升山取  
比木蘭兮夕擘洲之宿莽

地也草經冬不死曰莽言朝升山取  
地也草經冬不死曰莽言朝升山取



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已終不能變易忠直也 逸曰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

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且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

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

序 翰曰淹久代改序次也言日月漂忽不久時節即改其次序數人之年幾易

人年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濟曰草木零落言歲易老 晚喻年老也美人喻

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於國無成功也 逸曰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

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成復盡矣而君

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度 逸本作不

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 穢兮何不改此度也 良曰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

穢惡之行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中正之言 逸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

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

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

也 策 逸本作 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乎夫先路 向曰騏驥駿

乘字 馬喻賢人也



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逸曰駢驥駿馬也以喻

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先行願求隨我遂為

君導入聖王之道昔三后之純粹今固衆芳之所在誡曰三后謂湯

禹文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衆芳喻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

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所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雜申椒與香芷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

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蕙也葉曰蕙根曰薰也細索也蕙荳皆香草

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荳任一人也

彼堯舜之耿古介今既導道而得路逸曰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

事之正也何桀紂之昌拔今夫唯捷徑以窘求步良曰桀紂

之君昌拔謂亂也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



愚或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  
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

惟夫

逸本無夫字

黨人之偷樂

今路幽昧以險隘

向曰偷苟且也險隘傾危也言小人共為朋黨苟且為樂而不知君道幽闇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

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

豈余身

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銑曰敗績崩壞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

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

忽忽奔走

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翰曰踵繼武迹也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與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

逸曰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與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子聿有奔走子聿有先後是之謂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齊曰荃香草以喻君齊同也言君不觀察

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

言而疾怒

余固知謇謇言之為患兮忍而不能去也

良曰謇謇



貌言止也言我固知直言之為己患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  
逸曰  
寒言寒言忠言貌也易曰主臣寒言寒言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己忠言寒言諫君之過必  
為身患然中心不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向曰九陽數能自止而不言也

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  
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  
**初既與余**  
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主之故欲自盡也

**成言兮後悔遜而有佗**  
銑曰初始成平悔改遜移也言君始與我平議國政後信讒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他志

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佗志  
**余既不難夫**  
逸本無離夫字

**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翰曰傷惜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讒而數變易  
逸曰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

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  
**余既滋蘭之九畹**  
於遠  
**兮又樹**

**蕙之百畝**  
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蕙也蘭蕙草喻行也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  
逸曰滋蒔也十二畝為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

為畝言己雖見放逐猶種蒔衆香  
**畦苗英**  
夷與藕  
逸本作  
**車兮雜**  
揭字



杜衡與芳芷

良曰五十畝曰畦。菑莫藹車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積累衆芳自繁飾其德行。

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芝輿五十畝爲畦。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己積累衆善以自繁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

異枝葉之茂

逸本作峻字

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

向曰茂茂盛貌。言我種植衆芳異枝葉之盛願待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

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逸曰異幸也。峻長也。刈穫也。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

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絕黃落

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爲讒邪所害見逐亦猶蒔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

逸曰萎病也。絕落也。言己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

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其棄則

使衆賢志士

衆皆競進以貪婪

今憑不厭乎求索

衆在朝者皆競爲進趣貪婪財利在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爲求索。

逸曰競並

也。愛財曰貪。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爲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挈之志皆

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與

善本心而嫉

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

作興



妬齊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怨於己以量度山與己同貪若否則各

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如度勿心馳騁焉以

追逐今非余心之所急良曰忽急也言眾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

之所急務眾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

之不立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

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逸曰墜墜也言

已且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蕊動以

香淨自潤澤苟余情其信姱若以練要兮長顧呼感平領平亦何

傷翰曰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行雖長饑苦亦何傷於我顧領

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堅手木根以結苗兮貫薜荔之落落志齊曰



根本貫拾也薜荔香草然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 逸曰攀持也貫束也薜荔香草也緣本而生落墮也然實貌言已施

行常攀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 薜荔 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

之纚纚 所綺 良曰矯舉也胡繩香草纚纚索好貌言舉此香木以自比 結索其香草以約束於已也 逸曰矯直也言已行雖據根本猶

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 寒 逸本作 吾法夫前脩兮非世 時字 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

俗之所服 向曰寒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遭 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 逸曰言我忠信

寒寒言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 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

遺則 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 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

厲也 銑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逸本作 生之多艱 難也言 同逸注

我自傷忠信不合當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 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亦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

生遭遇多艱 余雖好脩姱 苦以鞿 居 羈兮寒言朝諝而夕替 以貽其身也



齊曰機羈銜勒也諄諄替廢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大道而為說人所銜勒不  
避難而諫朝諫而尋暮廢棄逸曰機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機革終頭曰

羈言為人所係累也諄諄也詩云諄諄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姁好  
之姿然以為為說人所機羈而係累矣故朝諫暮廢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

既替余以黃纒思兮又申之以攬良曰纒佩也言君所以廢棄

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結束以執貞節逸曰纒佩帶也又復也言君  
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眾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菲以自結束執

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良曰九數之極也言

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逸曰悔恨也言已復行忠信執  
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怨靈

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逸本作心銑曰浩蕩法度壞自言我怨

苦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浩蕩猶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  
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

紫相亂國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詈誅謂余之以享

淫翰曰眾女喻前說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詈誅謂譖毀也言讒邪之人妬

我忠直皆譖毀之謂我善為淫亂逸曰眾女謂臣眾也蛾眉好貌誚謂



毀也誅音啄猶譖也淫邪也言眾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眾目妬嫉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固時俗

之工巧兮尙面規矩而改錯倉故濟曰尙背也規矩法則也錯置也言工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則改

古之道妄置其妙敗財木而不堅固讒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敗國危政逸曰尙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彊巧背去規

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此月繩墨以追曲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

兮競周容以爲度良曰周合也言背墨繩之直而從其曲則屋壞苟爲邪佞競合常代以取容媚不依法度則國土矣

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在

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爲忤忤屯鬱鬱忤余佗丑加例今吾獨例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

窮困乎此時也向曰忤鬱憂思見挹不安也佗僚失志見言我憂思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固獨窮困於當時逸曰

忤憂貌也佗僚失志貌也佗猶堂堂立貌也僚佗也楚人名佗曰僚言我所忤

人所窮也寧溘苦死以流亡兮余不忍心爲此態也銑曰溘奄也言我寧奄



流亡其形骸終不忍為邪佞之能以自全 逸曰蓋猶奄也言執鳥鳥 有之

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執鳥鳥 有之

字不群兮自前世 逸本作而固然 翰曰執鳥鳥鷹鵠之屬此鳥故

士者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 逸曰執鳥執也謂能執

服衆鳥鷹鵠之類也以喻忠正言執鳥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子以言忠正之士

亦執分守節不隨從人 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 濟曰方木圓木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 逸曰言何屈心

所有圓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屈心

而抑志兮忍无而攘詬 呼候 良曰抑案尤過攘除詬恥也我所以

朝廷也 逸曰抑案也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之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 伏清

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 伏清

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何曰伏清白之節盡死為直亦固聖

者是也 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 悔相道之

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 哀也謂武王伐紂封比干墓

不察兮 逸本無延佇乎吾將反 銑曰悔恨相視察審也言我恨視



長立而望將還國死節也 逸曰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翰曰迴車復路將還也言我及已迷誤欲迴路尚未遠明

同姓無相去義 逸曰迴旋也迷誤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 步余馬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於蘭皋兮馳椒丘且馬止息濟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言我行蘭澤馳

上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 逸曰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土高曰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

須君 進不入以離无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良曰无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

君事恐重離過患故將退去脩吾初始潔清之服 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 制衣

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向曰製裁裁集合也芙蓉蓮華也言裁合此物而為衣

裳以自脩潔也 逸曰製裁裁也芙蓉也荷扶葉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芙蓉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潔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芙蓉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潔也



長余佩之陸離

銑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貌既不見用我將高冠長佩整威儀以異

衆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芳與澤其雜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

糝又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雜會於己不得施用唯獨守其明潔

之質猶未爲自虧損也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五望而有澤糝雜也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三美雜會兼在於

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王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觀乎四荒

濟曰忽疾往去也言己不見明故疾反顧遠視去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己者逸曰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

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

彌章

良曰繽紛紛盛臭菲菲香氣也章明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逸曰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

言己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

獨好脩以爲常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之道爲常逸曰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



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  
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何

徵也銑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徵懼  
女

須也須之嬋媛兮申申其罵予重也  
女須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

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  
詈我也翰同逸庄曰鯀古本反逸婞胡直以方逸本作身兮終

然天乎羽山之野逸本無  
父婞臣也婞使治水縣很戾不用婞命終

被殛於羽山之野而早死焉言原不承君意亦將遇害  
逸曰曰女須數諫原云汝何博采吉道於蹇難之世好脩

婞很自用不順婞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  
汝何博蹇逸本作而好脩

兮紛獨有此婞節直節獨為大之行  
逸曰女須數諫原言汝何

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蹇蹇婞異  
茨綠菴失以盈室兮判獨

離而不服銑曰扶其菴菴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  
須言眾人皆體菴菴之

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弃斤  
逸曰菴



疾梨也。某王芻也。施臬耳也。詩曰：楚楚者薈。又曰：終朝采某。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別猶也。女嬃言衆人皆佩薈某耳。爲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黃。守忠直。衆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之中。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弃也。

情。翰曰：屈原遭姊之罵。困邪佞之惡。不可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逸曰：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戶

說。人告誰當察。世並舉而好朋。今夫何榮。孔獨而不予聽。濟曰：我中情之善否。世並舉而好朋。今夫何榮。孔獨而不予聽。濟曰：

也。言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爲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逸曰：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僞。相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獨何肯。

聽用我言而納之也。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良曰：中得聽用我言而納之也。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良曰：中得

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滿而行澤畔矣。逸曰：節度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即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

前代成敗之道。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向曰：沅湘江而作此詞者也。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向曰：沅湘江

也。葬江南。言已行聖人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行就舜以陳說之。逸曰：帝繫曰：暨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

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盛九辯與九歌兮。復康娛。陳詞自說。稽疑聖帝。異聞祕要以自開悟。盛九辯與九歌兮。復康娛。



以自縱

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娛樂自縱而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

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

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

家巷

翰曰圖謀也言太康不思先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逸曰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

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弄

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濟曰弄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射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

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化又人貝

夫厥家

良曰浞寒浞弄相也厥其家妻也言弄以夏衰亂伐而取其政而又為荒淫之行故為浞弑其身人貝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

曰婦謂之家言弄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流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隱而專其權勢弄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

而殺之貪貝取其家以為妻也弄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澆弔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



忍向曰言堯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諫以殺夏后相也也也強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混取羿妻而生堯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

欲以殺夏后相也也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逸曰堯寒浞子也自上下曰顛隕

隋也言堯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也也論語曰羿善射夏湯并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至堯寒浞事

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也言常背天違也統同逸注

道乃遂逢殃咎為湯所誅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后辛之菹醢兮殷

宗用而不長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

濟同逸注湯禹儼逸本作嚴字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逸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

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逸曰嚴長也祇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

人之助子舉賢而授能兮循逸本作脩字繩墨而不頽向曰言文

能循先聖法度無有頽僻故能安天下逸曰頽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



平不人字皇天無私阿人字兮覽民逸本作德焉錯故輔逸曰竊愛

為阿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人之中有道德之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良同逸注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翰曰哲智苟試也下土天下

之誠得用為天下之王逸曰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瞻

前而顧後兮相觀民逸本作之計極濟曰相視計謀極窮也

亡偏觀萬民忠佞之謀足以窮其姦邪逸曰顧視也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

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人忠佞之謀窮其具

偽夫孰非義我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銑曰孰誰服用也言

而可任用者乎逸曰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占余

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占余

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向曰占危也言危身危行所

行猶未為悔逸曰占猶危也言已正言危行身不量鑿金而正銑

將存亡上觀初代伐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



今固前脩以菹醢

逸曰量度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鑿而方正其柶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

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

銑同逸注曾歔

許歔居希歔許余桂鬱悒兮哀

朕時之不當

翰曰言累益歔歔而憂思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代逸曰曾累也歔歔懼貌也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

自哀生不當舉賢之

臨手

逸本作

如姑

蕙以掩涕兮零沾余襟之浪

浪

平濟曰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貞之心也言己自傷放在山澤泣下浪浪然露沾於衣襟引忠貞之心掩拭之不以悲故而失義也逸曰茹柔栗也

露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露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栗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

跪敷衽

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馳玉虬以乘鸞

鳥計

兮溘

合苦

琤風余上征

逸曰敷布也耿明也言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復忠直身以菹醢乃長

踞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鸞鳳凰別名也山海經曰鸞鳥身有五采濇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朝發軔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遠羣小也良同逸注

朝發軔



刃於蒼梧兮余至乎懸圃

向曰軻車輪也蒼梧舜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言朝夕遠遊神仙

之山 逸曰軻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縣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欲少留此靈璅

先今日忽忽其將暮 銑曰靈璅君也璅門閤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閤日

又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 逸曰靈以喻君璅門鑊也文如連璅楚王之省閤也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

衰老也 吾今義和弭節兮望崦嵫

於茲 而勿迫 也弭按也崦嵫

日所入山言我使義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 逸曰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今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望入之山且勿附近冀

及盛時遇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濟曰漫漫遠貌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然長遠不可遊遍吾方上下求索賢人與已同志

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

合志 飲余馬於咸池兮馳余轡乎扶桑

良曰飲馬咸池結轡快

逸曰咸池日所浴也摠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出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



之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折君木以拂日兮聊逍遙逸本作以須更字

相羊

向曰若木在西極拂擊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且相羊而遊也逸曰若木在崦嵫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

聊且也須臾相主皆游也言已摠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而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

蔽日使不得過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逸曰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

喻臣清白飛廉風伯也風焉號令以諭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銑同逸注鸞鳥皇靈為余

先戒兮雷師告我

逸本作余字

以未具

翰曰鸞鳥皇靈鳥喻仁智之士雷師喻君言我使仁智之士先戒

百官以適道而君怠隋告我以裝束未具也逸曰鸞鳥俊鳥也皇靈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為諸侯以與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鳥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

君怠隋告我嚴裝未具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

濟曰我欲令鳳皇仁智之士飛行天

下以求賢者續以日夜冀逢遇之逸曰言我使鳳皇飄風屯其相離

兮帥雲電而來御

音迂求志

良曰飄風雲霓以喻佞人也御迎言我將欲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人相師與屯



結謀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逸曰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與邪惡雲雷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  
反見邪惡之人相與也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紛紛總總其離念兮班陸離

其上下向曰紛亂也餘同逸注逸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

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吾令帝閭闔開關兮倚閭闔而望兮銑曰帝

閭主門人也言已惡讒佞將上御於天帝使閭人開天門閭人又倚天門望而拒我不得入逸曰帝謂天帝也閭主門者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

讒佞將上翹天帝使閭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時曖曖其將疲逸本作兮結幽

蘭而延佇翰曰疲極也言時代昏闇周行疲極不遇賢明故結香草白芷長立而無趣向逸曰曖曖昏貌罷極也言時世昏昧無有明

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世濁呼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濁本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闔而望兮風而綈馬良曰白水神泉也閭風仙



將濟神泉升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繫清逸曰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

崑崙之源飲之不死閼風山名在崑崙上縹緲也言我見中國濁濁則欲度白

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繫淨忽兮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

之無女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忠臣也言我將遠去忽兮反顧楚國無忠

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其鮮絜逸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佩帶重

銑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佩帶重

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

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翰曰相視貽遺也言我脩行仁義思得同志及年德未衰之時視天下賢人將

以玉帛遺之共為政理逸曰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

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吾今豈早隆乘雲兮求處妃

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之所在濟曰豈隆雲師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臣所在聘

之所在之與同治也逸曰豈隆雲師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臣所在聘

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解佩纓相以結言兮吾今蹇蹇脩以為

絜若處妃者欲與并力也之與同治也逸曰豈隆雲師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臣所在聘

解佩纓相以結言兮吾今蹇蹇脩以為

之與同治也之與同治也逸曰豈隆雲師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臣所在聘

之與同治也之與同治也逸曰豈隆雲師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臣所在聘

之與同治也之與同治也逸曰豈隆雲師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臣所在聘



理良曰纓佩帶蹇脩伏羲氏之臣言我既見虞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今蹇脩為媒以通辭理也逸曰纓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礼

意也言既見虞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紛總總其離合兮

占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

忽緝緝其難遷向曰紛亂也總總聚也緝緝乖戾也言將通珮玉而難移逸曰緝緝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珮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洧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洧槃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虞妃體好清絜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言遊世之士遠趣清絜逸曰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

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洧槃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虞妃體好清絜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言遊世之士遠趣清絜

以淫遊翰曰康安淫久也言隱居之人自保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逸曰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言虞妃用志

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也

求濟曰言隱居之人信有美德而不崇禮教奇與事君者違弃此人改求賢者共同志事君也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虞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弃而改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



可與共事君來去相奔而更求賢也曉見相觀於四極兮周流天平

逸本作余乃下

銑曰言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城嵩之佚逸女良曰瑤臺主臺也逸曰偃蹇高貞有城國名

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臣氏春秋言有城氏有美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向曰鳩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

不好逸曰鳩惡鳥也明有毒殺人以喻讒賊言我使鳩鳥雄鳩之鳴逝

兮余猶惡其佻他巧銑曰雄鳩多聲逝往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

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

可翰曰言鳩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

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鳳皇既受詒異兮恐高辛之先我



詒遺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王帛將行就聘又恐帝嚳先我而得之帝嚳喻諸國賢君逸曰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嚳繫曰

高辛氏為帝嚳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欲遠進逸本作集字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

而無所正兮聊浮遊以逍遙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逸曰

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

之二姚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賢不得美少康留止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逸曰少康則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

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

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理弱而媒拙兮恐導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

言之不固銳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君回移逸曰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

人弱鈍達言於君不世逸本作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能堅固復使回移時字

惡翰曰溷濁也言時代亂濁嫉妬賢良蔽隱美行稱揚邪佞逸曰冉閨中言時溷濁者懷襄二葉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拙鈍



既以逸卒無遂遠兮哲主又不寤

濟曰閨中官門中也逸曰小門謂之閨遂深也哲知也寤覺也言

君處官殿之中其閨遂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懷朕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閨蔽固其宜也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

所啓發安能忍而與昏主終古居平復將遠去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閨亂之君終古居平意欲復去也

茅以筵廷筭專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向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竹筭也楚人

結草析竹卜白筭靈氛古之善占者言取草筭命靈氛使卜占去任之理逸曰筵小破竹也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

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析之以卜去留使知靈氛占其吉凶

而莫余之

銑曰曰者靈氛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必相合孰誰也楚國誰能信明善惡欲脩行忠正慕己之德者逸曰靈氛

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且以時去之也

豈唯是其有

有君臣可止乎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太豈獨楚



國有君臣曰勉遠逝而無狐逸本無狐字疑兮孰求其美而釋

可止乎要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濟曰靈氣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

而不擇取汝者也逸曰爾女也懷思也字居也言何所世逸本作幽昧

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君而不去也此比日靈氣束之詞世時字幽昧

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逸曰眩曜惑亂貌屈出原其靈氣

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民逸本作好去惡鳥其不同兮

是難去之意良同逸注民人字好去惡鳥故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向曰好愛惡憎也黨鄉黨也言人皆有愛憎之

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性不同惟楚鄉之人更甚異也逸曰黨鄉黨謂

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蘭其

不可佩銑曰言楚國家門比戶皆服艾草滿於要帶謂蘭不堪佩帶言比皆

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用幽蘭臭惡為不臨見察草木其猶

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

未得兮山且呈貞美之能當翰曰覽是視理主也言楚人視草木猶



當之乎主喻忠貞言忠貞之難知也逸曰察視也珪美玉也相玉書言珪大

六寸其曜自曜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

之美惡乎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蘇養其壤以充稂暉方謂申

椒其不芳濟曰此喻近邪佞遠忠貞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稂謂

而不香言近小欲從靈氛之吉占方志猶豫而狐疑良曰言已

人而遠君子也欲從靈氛之吉占方志猶豫而狐疑欲從靈氛

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弃忠貞逸曰此

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巫咸將夕降方懷椒

精所而要之向曰精米也所以享神言巫咸夕從天下來我則懷椒米要而

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夕從天下來我則懷椒米要而

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精要之使筮吉凶百神醫其備降方九

疑續其並迎銑曰醫蔽也九疑衆所葬之山續衆多貌言巫咸得已椒

聖知己之志逸曰續盛貌也九疑衆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

精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衆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己之志皇烈烈

其揚靈方告余以吉故向曰言天揚其光靈使神告我去當吉

逸曰皇皇天也烈烈光貌言皇天揚其光

其揚靈方告余以吉故向曰言天揚其光靈使神告我去當吉

逸曰皇皇天也烈烈光貌言皇天揚其光

其揚靈方告余以吉故向曰言天揚其光靈使神告我去當吉

逸曰皇皇天也烈烈光貌言皇天揚其光

其揚靈方告余以吉故向曰言天揚其光靈使神告我去當吉

逸曰皇皇天也烈烈光貌言皇天揚其光



靈使百神告我曰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濟

曰垂威辭也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彊上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已同者因共為治此垂威之言逸同濟注湯禹

儼而求合方執事各逸本作繇而能調逸曰儼敬也合匹也執事

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各縣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良同逸注苟中情其好脩方

又逸本無何必用夫行媒向曰苟且也媒喻左右也言且中心好善

之達逸曰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說操築木於傅巖

方武丁用而不疑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躬王

不疑逸曰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躬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

公道用大興為明高宗呂望之鼓力方遭周文而得舉翰曰遭遇也

之亂鼓刀為屠夫主夢得聖人於是出獵遇而舉之音立大功逸曰甲木

宋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化興蓋往歸之至於







正直欲必折挫而敗也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濟曰續紛亂也淹久也言

世亂變易不可任也逸曰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

化而為茅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也言時代昏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

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成邪佞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

逸本有艾向曰昔芳草今為艾者言明智之士皆佯愚也

蕭字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銑曰言明智之士佯愚者

今皆佯愚之士而自損害逸曰言士人所以變直為余以蘭蘭為可恃兮羌無

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實材而容長翰曰蘭懷主弟也恃怙羌乃也言我蘭為可恃恃乃無

也恃怙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實材但容貌長大而已委厥美以從

俗兮苟得列逸本作乎眾芳濟曰言子蘭棄其美質隨俗諂佞可

且列於眾賢之位也逸曰委棄也言



子蘭并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椒專以慢諂吐方椒椒

又欲充其佩悖音揮東曰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似賢而非賢列大

帶而無芬芳逸曰椒楚大夫子椒也諂淫也椒菜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

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且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既于進而務入方又何芳

之能祇向曰子求也言子蘭子椒既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賢人之能

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固時俗之流從逸本作方又孰能無變

化銑曰向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通曰言

從之者乎臨見椒蘭其若茲方又況楊車與江離翰曰子椒

節若此而況衆賢而不從俗以自容身逸曰言觀子椒子惟茲佩之可

貴方委女厥美而歷茲濟曰惟此原自屬也言我內懷忠正外佩衆

芳此誠可貴而不遇明君并其至美而逢此



咎也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眾芳菲芳此誠可貴重不遭明君并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非而難芳菲非而難虞

方芬芬逸本作芬至至今猶未沫云貝良曰虧損沫已也言已芳菲之盛誠難損歟雖

遺弃逐至今猶未已也逸曰虧歟也沫已也言已所行芬芳誠歎歎至今尚未已也和調度以自娛方聊

浮游而求女向曰汝同志人也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及余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

飾之方壯方壯方周流觀乎上下銑曰言脩飾及成壯之時周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下賢明者欲往就之逸

曰上謂君下謂臣也靈氛既告余以王占方歷吉日乎吾將行翰曰

也言靈氛告我遠去告我令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也折瓊枝以

為羞方精瓊靡以為糧音張濟曰羞脯精瓊靡屑屑糧糧

將行方折瓊枝以為脯脂精瓊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香潔異以延年也

為余駕飛龍方雜瑤象以為車良曰飛龍喻道瑤主名象牙也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



遊但駕此道德以為車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

可同今吾將遠逝以自疏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而永通也遠去自疏而永通也

遠去自疏而永通也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吾道夫崑崙崑崙今路脩遠以周流銑曰遠轉

也言去楚國轉向崑崙山其路長遠周而流行以求所安逸曰遠轉也楚人名轉為遠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

下以求揚逸本有雲霓之晻藹今鳴玉鸞鳥之啾啾翰曰揚舉也雲霓虹

也畫之於旌旗晻藹旌旗蔽日貌主馬珮也鸞鳥車鈴也啾啾鈴珮之聲言我

去國亦守節度而行逸曰揚拔也晻藹翳陰貌鸞鳥鸞鳥也以玉作之

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崑崙將遂升天披雲朝發軔於天津

霓之翳鬱排羣佞之黨鸞鳥鳴玉鸞鳥之啾啾而有節度也

今夕余至乎西極濟曰軔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曰所入也言朝發東漢津也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鳳皇紛逸本作其承旂

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今高翔翔之翼翼良曰言我行順天道故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

翼然扶衛於已

也旂旗也畫龍蛇為



折翼異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勿空主行此流沙

分遵赤水而容與向曰流沙西極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

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摩蛟龍使梁

津兮詔西皇使涉予銑曰摩招梁橋詔告也西皇少昊也言我招蛟龍使為橋告少昊濟度言能感神獸聖帝相

接逸曰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路脩

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翰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眾車奔騰於邪徑相待

言已遊高遠莫能及也逸曰艱難也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路

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眾

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屯余車

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濟同逸注其字千乘兮齊王軼大而並馳良曰屯聚乘車也軼車轄也車

逸本有



如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

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者眾皆有玉德宜輔千

乘之駕八龍之婉婉阮於今載雲旗之逶迤逸本作委移字

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載雲為旗也婉婉美貌

婉婉龍貌言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

言已德如龍可製御八方也載抑志而弭節今神高馳之邈邈

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今神高馳之邈邈

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

邈邈遠見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

及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翰曰九歌禹湯樂名韶舜樂

平然不遇其時欲假借其日奏此樂以自愉樂而已

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曰蕭韶九成是也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

奏九德歌九韶之舞而不遇陟升皇之赫戲平今忽臨睨五夫

其時故假日遊戲愉樂而已

舊鄉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

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

且思也濟僕夫悲余馬懷兮蟠奇局逸本有而不行良曰

同逸注

顧宇



懷歸也。蜷局不進。貌言我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行也。此終志不去。故辭義自明。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亂曰：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已矣哉。國無人之莫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之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向曰：已矣，絕望之辭也。言時代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逸曰：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衆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逸曰：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銑同逸注。

#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素，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妙，下寄見黜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矣。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逾兮上皇

向曰太一皇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逸

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將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齊戒恭勤以宴樂天神

撫長劍兮

玉珥餌璆鏘鳴兮琳琅

翰曰玉珥劍鐔也璆琳琅皆玉名以之為珥然則鳴而鳴逸曰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

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珮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眾佩周旋而舞動鳴玉玉

鏘五音而和瑶席兮玉璫鎮盍將把兮瓊芳

濟曰言已脩潔以且有節度瑶席兮玉璫鎮盍將把兮瓊芳瑶為席美玉為璫

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皆取美潔也

逸曰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潔潔以瑶玉為席美玉為璫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香

蕙肴兮烝兮蘭藉

蕙

奠桂酒兮椒漿

良曰以蕙草蒸肉以蘭藉

漿中皆取芬芳也肴有肉也蕙蘭皆香草也奠祭也桂椒皆香美木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



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侍彌斯及以蕙蒸揚抱浮兮拊鼓疏緩節

兮安歌陳竿瑟兮浩倡銑曰揚舉也抱鼓杖也拊擊也疏希也浩大也

作樂以極其情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抱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已陳列竿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向曰菲菲香氣也逸曰靈謂巫

非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五音紛兮斄會君欣欣

兮樂康翰曰紛盛貌斄會錯雜也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康安也言脩

而遭放弃以至危苦也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斄會衆也欣欣喜

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獸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復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巨兮既留爛



昭昭兮未央

良曰蘭若皆香草也華采五色也靈巫也連蜷導引神貌爛

五色之服發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

無極雲中君師屏翳也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修饗良祭以事靈

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繫飾靈巫

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明明

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

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銑曰蹇辭也憺安也壽宮祠神所也神既安

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食酒食

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壽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

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龍之車為五方帝服翱游周章往來迅疾貌逸曰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

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

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翱也靈皇皇兮既降火炊

舉方雲中翰曰雲中神所居也言神既降饗以飲食焮然遠舉復還其居

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

遠

二



有光文也。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覽興州方有餘橫四海。

方焉窮。

濟曰窮極也。言神所居高絕下覽興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也。興州堯所都也。思有道之君故覽之。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

興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興州尚復見他方也。思夫君方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

太息極勞心方忡忡。

逸本作憊憊字。良曰夫君謂靈神以喻君也。忡忡憂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

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逸曰君謂雲神憊憊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志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憊憊。

## 湘君

君不行方夷猶蹇誰留方中洲。

銑曰君湘水神也。夷猶猶豫也。蹇語辭也。言神樂其所居猶豫

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

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嶮阻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

呼之尚復猶豫蹇詞也。留待也。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

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



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美要眇妙兮宜脩飾師普吾乘兮桂舟

向曰要眇好貌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沛行貌我復乘桂舟以迎神也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逸曰要眇好貌也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

修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今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

安流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逸曰沅湘水名望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

夫君兮未來歸字來吹參差兮誰思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

思神之甚逸曰君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鴛鴦飛龍兮北征邇連

吾道兮洞庭良曰征行邇轉也原思既畢念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也逸曰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

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邇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薄麗拍

兮蕙綢采承字基全繞遙兮蘭旗逸本作旌字鉞曰薜荔蕙基言我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為楫棹亦以為旌旗芬芳潔清有如此也

逸曰薜荔香草也拍搏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基香草也繞小楫也



療言己居家則以薛荔飾西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為楫擢蘭為旌旆動以香絜自脩飾也望泜陽兮極浦橫

夫江兮揚靈向曰泜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我遠游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冀君感悟復命我也逸曰泜陽者江崎

石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水也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崎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寤懷主使還已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奈太息翰曰極已也女謂屈原姊女

誠未已女頰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俗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逸曰極已也女謂女頰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

達故女頰牽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橫流涕兮潺湲仕媛為隱思君兮連媛元

非符則良曰潺湲流貌徘徊也感女頰之言泣涕橫流隱伏側陋彌思君子

傷涕泣橫流君謂懷主也徘徊也言已雖見桂櫂兮蘭棹例

積雪銑曰擢楫也棹船傍板也桂櫂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盛寒舉其楫棹斫斫冰凍紛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也逸曰斫斫也

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斫斫冰凍紛如積雪言已勤苦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向曰薜荔香草也生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己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理舉取也

手取也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

不甚兮輕絕翰曰為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苦恩情不能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類此焉逸曰言婚姻所好心

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

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濟曰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憂怨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

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逸曰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我以不聞音閑良曰言余字

而曰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己為不信則以為閑爾疾其君初欲與己為治後遂相背焉逸曰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己執履忠貞

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眾人間暇也言君常與己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

夕弭節兮北渚銑曰朝喻盛也夕喻衰也喻己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朝馳騁騫馬兮江皋騫疾行也



畔曰臯弭節安意也。逸曰朝以喻己盛也。澤曲曰臯言己願及朝明己年。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情安意終。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向曰次舍也言己在江湖之中鳥止于屋水周繞于堂。逸曰次舍

也。過信為次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捐余玦兮汨

中遺余珮兮澧浦。禮浦。濟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君命己猶可以用也。逸曰玦玉珮

也。先王所以命目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離也。佩瓊瑤之屬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此采杜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己之美投

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止以喻目謂己之儔匹也。言己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

思與同志。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銑曰自言真愛熱欲以決死終不變更。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遙

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逸曰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逍遙游戲也。言天時不再至入年不再盛之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

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向曰：帝子，謂堯二女娥皇、女英。帝舜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

人也。眇眇，好貌。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

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

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予，屈原自謂也。堯二

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謂也。堯二女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

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

翰曰：嫋嫋，秋風搖木貌。洞庭，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湖生波，喻小人用事，則君子奔逐。逸曰：秋

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

白蘋

兮

逸本作登

騁望與佳期兮

夕張

去聲。叶韻。良曰：蘋，秋生草。騁，平也。佳期，謂湘夫人也。言己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

佳期，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

鳥萃兮

蘋中，睂何為兮水上

濟曰：萃，集也。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睂何為兮水上，以喻己志反覆失所也。逸曰：

萃，集也。睂，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睂，

沅有芷

兮澧有蘭

沅，水名。芷，香草也。澧，水名。蘭，香草也。言沅水有芷，澧水有蘭，以喻己志反覆失所也。



公子兮未敢言

銑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己之善公子謂夫人喻君也

敢言者欲待賢主

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

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早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

慌

荒

忽兮

遠望

觀流水兮

潺湲

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

須介女當須媒也

但覩流水潺湲

逸曰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

麋何食

逸本作

兮庭

爲字

而視之仿佛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

中蛟何爲兮水裔

翰曰麋獸名也蛟龍類也麋當在山野今在廷中蛟當在深泉今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翻覆失所

也裔際也逸曰麋獸名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隸

朝馳

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滋

時制切濟曰澤畔曰皋滋水涯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逸曰濟渡也自

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

謂也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異湘夫人有命呼己則願騰駕

而往不待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

銑曰葺茨也自傷困於世之願築室結茨於水

仁偶也



底用荷葉蓋之務以清絜託附於神而居也 逸曰 荃全壁方紫壇播

芳椒方成堂 向曰荃香草也紫紫貝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也 逸曰以荃草飾室壁東紫貝為壇布香椒於堂上

桂棟方蘭橑老辛夷楣眉方葯角房 翰曰桂香木蘭辛夷葯香草也橑椽也楣

門楣也又以殷香香為房之飾 逸曰以桂木為屋棟 罔薜荔方為帷 以木蘭為樓辛夷香草以作戶楣為白芷也房室也

擗普蓮蕙方既張 濟曰擗屋聯也薜荔黃蓮皆香草罔結 以為帷帳擗折以為為屋聯盡張設於

中也 逸曰罔結也結薜荔為 白玉方為鎮疏石蘭方 逸本無以 帷帳擗折也以折蕙覆樓屋

為芳 良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其芳氣 芷葺之 逸本無方 逸曰以玉鎮坐席石蘭香草疏布陳也

荷屋繚了之方以 逸本無杜衡 銑曰芷杜衡皆香草繚縛束也以芷 草及荷葉葺以蓋屋又束縛杜衡置

於水中 逸曰葺葺屋也 合百草方實庭建芳馨香方廡門 向曰百 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

草實滿也建樹設香廡室也言又以為門屋矣所築室於此者欲與夫人為味 逸曰合百草之 葺葺香之遠聞者也書之以為門廡也屈原



為世憂愁困極意欲

鄰而處然猶積眾芳以為殿堂脩飾弥盛行善彌高也

九疑續芳並迎

靈之來方如雲

續曰舜葬九疑山使其山之神靈來迎二女其來之眾續紛如雲也 逸曰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續然來迎二

共則百神侍

捐余袂方江中遺余襟

方澧浦

良曰袂袖也襟禮襟袖襦也

皆事神所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弃遺之 逸曰袂衣袖也襟襦也廣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陵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 寒汀洲方杜若將以遺方遠者也杜若以喻誠信將適九夷也

遠者神及君也

逸曰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

時不可

方驟得聊逍遙方容與

銑曰驟數也 逸曰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文選卷第三十二